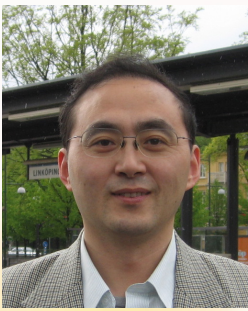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工智能时代，或时代中的人工智能

洪奕光



【作者简介】同济大学教授，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副主任，IEEE Fellow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，中国自动化学会会士。目前主要从事分布式优化和控制、非线性控制、社会网络和数据智能等方面的研究。

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纠结于人的自我定位。提起它，我们就面临着双重焦虑：既要尽力让人工智能尽可能像人的智能，同时又忧心随后带来的伦理后果。

人工智能塑就了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。它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量和社会发展进步，并导引了这一希望和想象的过程；它也让人们对生活增加了自信和感知能力，启用机器或数据等新角度来审视世界。但同时，拟人的机器开始登台与人争夺话语权，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皆貌似直白却意味深长。人工智能的人性化意识和科技大趋势紧密相联，关系到权力和角色的演化和分配。权力产生于能“使人们接受他们在既有事物秩序中的角色”。在这个时代冲突和人文错位的困顿深处，依旧是对人主体位置的期待和假想。人们始终希望能自如地掌控发展的主动权。好在人工智能至今只是重组了角色，并没有转移实际权力。

当今人工智能与人正处在同一个时代，但这种同时代性“既附着于时代，又与时代保持距离”。人工智能如同一座连接人和机器两个平行世界的浮桥，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机器世界，那里有无尽的信息网络、炫目的虚拟现实以及自主的无人系统等奇物。一旦沉迷于这个美妙的机器世界，人就容易从他/她所置身的快变现实中抽离出来，而移情于“虚拟”平台寻获一份归属感，借助人造的“可控”物质实在获得一种安慰。我们努力探索新时代的新生活形式，以应对更新膨胀的世界所引发的内卷或躺平。人们将人工智能产品或理念等进行“内化”的过程，背后还是一种对内在精神的追求，希望能提供升级版的“自由”，以对抗在不断流变的自我状态中所产生的不安。

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，都承载着一代人对未来的期待和假想。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上人们的所有奋斗与创获，都会被自身不断发展的人类文明系统所记取，不论将来如何评价这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时代。